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卷十

海門成　僎左泉著

節南山

歐陽本義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攷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太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

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發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斷言我窮究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謔之義而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

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爲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送王衆說之乖謬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求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爲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衆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

名而捲高孫氏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
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爲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爲詩
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者
不知何人也家父爲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旣失之非
毛鄭之過也

按序以此詩爲刺幽王即以爲家父所自作後
儒多從其說而歐陽公以極斥君臣過惡而自
道其名字爲不近人情且謂訓詁未嘗以誦爲

詩故凡泥於家父作誦一語以求詩者皆賊之
不遺餘力然家父爲何人究無定論據本經求
之此詩爲刺尹氏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
云譏世卿也胡氏云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
王氏困學紀聞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
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
景王之末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亂國也
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

漢三馬食曹之禍則此詩所云尹氏固非春秋之尹氏而家父亦必非春秋之家父矣古世祿之家類以祖父氏爲字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桓公五年仍叔之子來聘而吳澂序早稱仍叔是仍氏世字叔矣然則家氏或世字父而此詩所謂家父卽求車者之祖父未可非也又柒菲那以此詩爲平王時作歐陽公謂無暴君惡於後世之理其說甚正然玩首章関既

卒斬二句及節中刺尹氏爲政不平等語自是亂亡以後之詞似屬之平王懲義較合或者當時大臣以安社稷爲已任目覩驪山之禍創巨痛深欲平王報仇復恥盡革前王之非以成中興之業故不恤其言之切直而懇也亦未可知

朱氏解頤 粢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卒大戎以攻幽王者猶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

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此說不然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按常武之皇父固賢者也觀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詳其官而稱其祖則賢可知矣十月之皇父爲其子孫無疑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蓋其時吉甫爲內史掌策命故

王詔之命休父爲司馬也知幽王時皇父爲宣
王時皇父之子孫則此詩所斥尹氏爲吉甫之
子孫又何疑乎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歐陽本義　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爲刺幽王鄭氏皆以爲刺
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爲刺厲王者以番維司
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
王時鄭桓公友爲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

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爲司徒也就使番不爲幽王司徒安知其爲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爲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爲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則致流亡則不得畧而不載也厲王出奔於彘十四年

本紀惟言太子請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沒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由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於豔妻此八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爲后黨是三者皆臆說之謬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

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爲說以見非刺厲也而爲鄭學者强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云大夫刺幽以十月爲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爲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爲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爲刺幽可也旻宛施於幽厲皆可而子亦從毛爲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

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爲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爲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

不得不疑而闕之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攷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於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

於外是厲王不復爲政久矣安有致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是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於外及在位之人不肯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耳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爲浩浩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不知何爲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

范逸齋補傳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

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備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因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爲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

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
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盈庭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
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爲夷王
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說何其疏耶

按漢書注引魯[illegible]詩說云閻妻煽方處言厲王
之世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

爲不善也鄭氏謂十月以下四篇爲厲王詩蓋從毛說也中候擿雒戒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氏併因而附會之云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說亦鑿矣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閻卽豔也褒閻連文安得以閻剡爲姓而謂非褒姒耶此歐陽永叔范逸齋諸儒所由仍從毛而不從鄭歟

劉氏詩傳通釋雨無極次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於卒章又言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憚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攷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爲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

按雨無正名篇之義頗難曉故歐陽公亦疑而闕焉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攷故詩傳通釋疑其與節

南山正月兩篇皆爲東遷以後之詩說最近理
而於名篇之義究未詳伏讀
欽定詩義折中曰雨當作兩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
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
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殺卅爲惡
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
處皆無正人故曰兩無正也此可以訂千古之
疑矣夫幽王之世皇父作都於向三事之多藏

鄶氏之有東邑者皆隨之以鄭桓公之賢且尚寄於虢檜蓋其時王室將傾人心危懼三綱淪而臣道壞夾迫乎王畿之東世家大族安土重遷懷顧望之私至以未有室家為辭故作此詩者既傷在東者之不足與圖治而又傷在西者之不背遷於王都以扞衛我宗社也春秋傳曰取禽七姓從王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則當時從遷者之雖多人又其明微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鄭氏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孔氏遂廣其意謂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旣滅羣臣離散皆是事之大者此篇惟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此其爲說不足信然鄭氏旣以小旻爲政教此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至於小弁之詩亦曰政教爲小是二說固同矣至於小弁乃太子之事太子王儲事非小事也則其說不行又別爲之說謂幽

斯小鳥故曰小弁則其說自相與同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在小雅者謂小旻小明在大雅者謂之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孔子刪之矣其說是也蓋如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以大加于叔于田之上特以爲之別爾其所以小大者非有深義於其間也

按小旻小弁小宛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自以蘇氏之說爲是但謂大雅獨闕宛弁意孔子刪

之則非也蓋自逸之解

惠氏九經古義小宛曰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日者列傳云下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於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於豬屬非膊

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僧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與卜言無與於吉凶也

按日知錄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爾時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引史記不見奪糈爲證莊子人間世云鼓筴播精言賣卜也註云簡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所王伯厚因文選注作播糈是精即糈字之誤糈本音胥糧也又音所儆也釋文音所義略別要不外米粟之類

惠氏此條註謂說文云齎財卜問曰貶從貝疋聲讀若所曰者傳寫譌當作寫貶疑非

小弁

漢書中山靖王對景帝曰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備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論朋友相爲使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

之謂也

按中山王劉勝以小弁爲伯奇之詩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此蓋三家之說至詩序出而其說廢矣乃序以爲太子之傅作朱子註孟子從之而作詩集傳又以爲宜臼作此以自怨何也豈從序本非所斷而因小爲

區別與其詩序辨說云此為放子之作無據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則知孟子說與詩集傳之從序尚皆權宜之論耳

何人斯

朱子序辨說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攷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案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

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習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

按孔氏正義云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暴公爲公所譖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門詩於幾之小器以相親也是孔氏已先求予辨之矣至序所云暴公譖蘇公而蘇公作詩以絕之之說則無不可信春秋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

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此蘇公蘇忿生之後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則蘇公被譖當在此時高誘淮南子注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此序之所謂譖或即訟之所由起歟

蓼莪

晉書王裒以父死非罪司馬昭爲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問於衆日近日之事誰任其告王裒父儀對日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皆廢蓼莪篇

南史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我篇不復講焉

按後漢書陳忠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嗚呼爲此詩者可謂孝矣觀於王裒顧歡益信其感人深也陟岵鴇羽皆孝子之作而蓼莪獨使誦之者澘泣不能止何哉朱氏詳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尙存之日蓼莪之詩

感傷於父母既殁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父母既殁則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哉此其所以感人彌深也

大東

目朋錄 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

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
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
公之法盡失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
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
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
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才愼名器
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按舟人之子二句毛鄭之說不同毛云舟人舟

桥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云卅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其氏穴氏之職毛傳順文求義不煩改字故後儒多舍鄭而從毛至私人之子二句則亭林之說尤爲明暢

惠元龍詩說大東五六七章刺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雖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

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則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注皇后未崩之前三夾女子相與持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者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爲後宮盛指艷妻之類也不成報章所謂婦

無公事休其鑑織也牽牛刺將帥也牽牛即何鼓天
文志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
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
死故知牽牛爲將帥也不服籍言驕悍不可制也啟
明謂大臣其號爲太上所謂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
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
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
畢占爲邊兵爲下犯上時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

必起驪山之禍詩人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揚天文志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讒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又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

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厨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在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

按此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指周室而言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霄漢其歷舉天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爲言者蓋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其職以致賦役偏重無所赴訴爾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與毛鄭義同惠氏

亦發明毛鄭之旨雖引據龐雜而取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矣

焦氏經說詩詁但云日未出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後明星為長庚毛氏以為一星李氏以啟明為太白或又謂李太白畢變長庚為太白鄭氏又謂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既入則西見鄭謂啟明長庚雖以金水分指定二星行度有遲疾伏退或速而先日則晨見東方或遲而

後曰則昏見西方諸家之說拘礙當從謝說不問金
水星但日未出而東見者啓明日既入而西見者長
庚非金則水隨其行所至
按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先或後本無定在熊
氏之說是也
無將大車
荀子君人者不可以不慎求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友也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

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類之相從如此其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去而北游謂簡主曰今我不復樹德於人矣吾所樹堂上之士半朝廷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堂上之人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簡主曰噫子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

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按序云君子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將猶扶進也

譬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

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故君子悔

之荀韓引詩皆無異義則序說有自來矣朱子

集傳云此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直以將大

車為行役固不如舊說之爲得也

鼓鍾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鼓鍾之詩諸家多以爲作樂於淮水之上歐陽公以爲不然攷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書曰徐夷並興淮夷內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常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故於此詩之義遂闕而不言惟張橫渠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此說得之淮水湯湯諸家多以湯湯爲流至

於潜潜則不溢矣淮水有洲則又勝於潜潜矣若以張横渠之説求之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則湯湯之爲泛濫無疑也潜潜亦湯湯也三洲言水之浸及於三洲也此皆言泛濫之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憂之也方幽王之作樂所以爲樂而人乃以爲憂者是非所樂而樂之矣至於末章刺君所以爲樂非不美也特以其所作非其時爾

按幽王時山崩川竭災眚迭見則淮水泛溢殆

事之所必有張子之說是也范氏嚴氏以歐陽公之論為不然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經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詩文亦未明言其為幽王也則謂幽王鼓鍾於淮水之上固不如張子之說為得又按韓詩以此篇為刺昭王鄭康成中侯擿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作孔氏曰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故豐坊偽詩說亦襲用之然此詩列於幽王衆篇之中不

應爲昭王矣至所作之樂毛以爲祀樂鄭以爲先王之樂以末章觀之則鄭箋爲長

焦氏經說　鼓鐘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特言笙磬同音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後能爲此詩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管受均於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

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語之妙如此

按鄭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故熊氏申明其說如此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孔氏申之云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磬笙磬則鐘鑮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

知鬥縣皆同也以東爲始樂笙磬則四方可知

此以笙磬爲石磬名非笙簧之笙與鄭箋異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蔣氏五經蠡測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詞語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詞農夫恐不宜施此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此亦天子之

禮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蓋以甫田歲取十千爲一成之地爲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鄉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爲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者詳依舊說與序說無與其空更詳之

按自楚茨至車舝凡十[illegible]篇朱子謂似出一手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見其爲衰世之意也因疑正雅錯脫在此而集傳於楚茨以下四篇直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作第既主公卿言而楚茨五章鼓鐘送尸注仍依鄭箋云尸出入奏肆夏則其說不無

通矣鄭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乃公卿不得奏肆夏之明證鄭注序思古明王故引周禮爲說而朱子仍之宜爲蔣仁叔所譏也至甫田歲取十千雨我公田等語蓋作詩者思古盛王取民之制以刺今之不然不必泥鄉遂用貢法爲論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得以都鄙爲公卿采邑之地遂謂不合天子之制耶朱子疑此四詩爲豳雅於義亦未安詳前豳

風篇

瞻彼洛矣

范氏補傳 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爲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便於朝會遂爲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

至止爲言蕭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卽天子六軍又言萬年亦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

按朱子集傳不以此詩爲刺幽王而以君子爲指天子與范氏說合或謂指諸侯非是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則更拘矣韎韐自是戎服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不必以士服言范氏曰天子旣至六軍必從之以爲扈衛所見韎韋之韐奭然赤色者乃將

天子之六軍者也

鄒氏毛詩原解　首二句淒然有河山今昔之感刺幽無疑也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保家邦卿西周將亡以下四篇思古情道昔華而言悴矣

毛傳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孔氏正義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

宋惠氏九經古義曰說文云禮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　又琫

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玉諸侯金說文所稱禮者逸禮也棟問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又以蜃者謂之珧豈非因禮有成文而爲是說歟此可補孔氏正義所未及

窔突者誰

困學紀聞 窔突者誰與實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皆

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與之九宗
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舜魏之苗
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皆世臣之謂乎
按王氏主世臣言不專指幽王之世正義云家
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者年月長遠並應別
人則謂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
者非也郝京山云時女壻內煽皇父家伯聚小
蔽賢者舊如家父為伯凡伯皆廢而不用世家

子孫必有為人所傾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肅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以教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其發明刺幽之說亦見明暢

頍弁

嚴氏詩緝 上二章族人以未見王為憂既見王為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亦無幾時當急與飲酒相樂於今夕耳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

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廹促所以警告於王者切矣豈直勸王以宴樂者哉

按朱子集傳云此宴兄弟親戚之詩玩詩中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四語决非歡宴之詞蓋是時驪山之禍將作族人同休戚者憫其孤危以不宴樂爲辭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也其如幽王之夢夢何哉

車舝

嚴氏讀詩質疑婦有長舌德音不出久矣故思賢女之來而心喜樂也詩五章皆想慕幸之辭

按首章一思字便已統攝通篇末結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嚴華谷曰青新昏則外其舊者也蓋惡褒姒之意顯然矣王肅謂新昏即指褒姒

衎非

青蠅

困學紀聞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

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齊詩質疑作衛武公

按左傳介于向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謝使即事於會成豈弟也甚矣讒言之爲害而豈弟之不可以已也幽王將申后見黜太子見逐蘇公巷伯之倫皆遭屏斥讒言構亂有明徵矣究其原則由無豈弟之德耳

青蠅之作舍幽王其誰屬歟

賓之初筵

范氏補傳 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于亂皆以剌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詩備言酒之所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爲著明是以爲亂世之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韓詩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乃傳授之妄安有此言而有酒過況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爲已設哉序詩者發明幽王所以飲酒無度

謚由媟近小人之故是以上下胥做沈湎淫泆一時老臣有如武公深規切諫辭旨丁寧而不知悟則流亡之禍豈可道哉

鄭氏毛詩原解 王制有雅列國有風使武公自悔當列衛風與淇澳同矣序云刺時者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譎諫之義也

按韓詩說見李賢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集傳取之

范氏補傳古人飲酒所以立之監以察之佐之史以書之正爲醉者設耳今廢此職非以止其過既知彼醉者爲不善令反以不醉爲恥何哉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既立之監疑即執法也或佐之史疑即御史也

按朱子集傳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皆有儐從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解義與補傳合鄭箋云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

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皆酒欲令皆醉也與朱子說異然鄉射注云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又以監史為司正之屬矣朱子集傳本之蓋鄭氏箋詩注禮之互異類如此

魚藻

呂氏讀詩記 魚藻之詩與孟子惟賢者而後樂此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按此詩陳古諷今蓋美中有刺也朱子集傳以
此爲諸侯美天子之詩嚴氏詩緝則以刺幽王
魚在在藻爲淺涸窘迫之狀有那其居爲不知
危亡之憂與朱子集傳相反要皆不若毛序思
古之說爲得東萊詩記於序說觀其通亦附哉
道衡文學有盛名上高祖頌煬帝不悅曰此魚
藻之義也蓋以爲美中有刺爾
菀柳

戰國策　春申君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毋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焉

按上帝甚蹈之蹈毛傳云蹈動也鄭箋云蹈讀曰悼謂使我心中悼病朱子集傳據戰國策以爲蹈當作神熊氏經說云上帝甚神古篆中字

回轉故訛為蹈字況有戰國策可證是朱子較

傳箋義為長也

都人士

都氏毛詩原解 邦畿首善貴族大家不競浮華四方則爲幽

僞奢淫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脩首炫服如後世高髻

大袖是謂服妖詩所以歎彼都也當王不易民而治

文武之豐鎬幽王之豐鎬豈異哉

按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

民則民德歸壹與禮記緇衣略同沈約謂緇衣出自子思劉瓛謂公孫尼子所傳故後儒以序爲雜出於古之遺言非卜氏作而范氏則以序爲聖人之遺言見之緇衣之篇蓋信序與疑序者之說之不一如此孔氏云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此則鄭氏之說所本也

采綠

後漢書劉瑜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按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此泥於內則之文其說不足取鄭箋云五日六日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以日爲月亦衍說也朱子集傳云五日爲期去

時之約六日不歸過時而怨曠也此爲得之杕杜所謂期逝不至伯兮所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俱是此意

徐氏經史辨體從軍役久也周制王畿外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卒建正以統三連連建帥以統兩屬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民而教之者三爲耕以足食文以興藝武以防亂國有不順則正以屬屬弗制則正以卒卒弗制則正以州州弗制然後大司馬統六

寇起鄉牧正以九伐之法王師未有踰時在外者故男女無怨曠幽王時九伐之法雖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行所部而鄉遂之兵反久戍於外過期不反此詩所由作也

按序但云多怨曠而鄭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此蓋引伸其義

黍苗

呂氏讀詩記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

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變責哉宣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畧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按傳箋皆以此詩爲詠召伯營謝之事而王介甫何元子嚴華谷謂兼美伐淮據師旅征師等

請為說求之於詩殊不然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營謝雖嘉好之事師旅在所必從況以天子之命作方伯之邑經界江淮丞綏南服陳師旅以彰威武自是王者興天下之道何必定指伐淮事為說哉

白華

歐陽詩本義　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

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娶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攷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旣以為斥褒姒鄭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攷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

碩人者乃刺幽后辭

按漢書班倢伃傳顔師古注云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則后字上闕王黜申三字序云刺幽后者誤也毛鄭以之子斥幽王碩人指褒姒歐陽公以之子非幽王而以爲棄妻斥其夫仍以碩人爲褒姒亦由序云幽后而誤蓋此詩乃下國之棄妻自傷窮獨而思申后失職以明其流自上也碩人正指申后非妾賢而失

錄之惠氏九經古義曰爾雅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尠沈旋云古斯字又說文雨部云霹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

詩說考畧卷十終